

农村
演唱
材料



包公巧断“螃蟹三”



9.07

河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蓝纪先

农村演唱材料
包公巧断“螃蟹三”

刘 兰 芳 等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郑州晚报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875印张 92千字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0册

统一书号：0105·418 定价0.42元

包公巧断「螃蟹三」

目次

曲艺

刘兰芳
包公巧断“螃蟹三”
(中篇评书) 阎春田 (1)
王印叔

八戒争官 (山东琴书) 孔祥荣 (56)

局长求贤 (河南坠子) 峥 嵘 (63)

夫妻相怨 (唱 词) 徐其祥 (71)

新娘子抱娃娃 (鼓 词) 李长淮 (82)

李福山
杨太守上任 (书帽小段) 李汉德 (89)

我要花 (河南坠子) 王亚非 (96)

戏剧

杜康卖酒刘伶醉
(神话小戏曲) 时显彤 (104)

杨柳青青 (独幕戏曲) 盛长柱 (120)

故事

汤显祖 原著
牡丹亭 (戏曲故事) 春 岩 改写 (137)

包公巧断“螃蟹三”

(中篇评书)

—— 刘兰芳 阎春田 王印权 ——

第一回 包拯上任

丹心耿耿为黎民，
铁面无私惊鬼神，
不畏强暴传佳话，
两袖清风包大人。

四句诗道罢，引出一段清官爱民巧断奇案的故事。

大宋朝四帝仁宗年间，在淮南庐州府合肥县包家村住着一家姓包的。老员外名叫包怀，务农为本，为人忠厚，和睦乡里，家道小康。妻子周氏，知书明理，可称贤妻良母。一辈子无女所生三子，长子包山，次子包海；三子包拯，表字希仁。因为老三包拯长得黑，面如锅底，起了个乳名叫三黑。

包山、包海早已娶妻，务农为业。唯独包拯被父亲送到学馆念书，九岁上拜宁老先生为师。宁老先生品行端正，学识深渊，非常爱才，见包拯聪明好学，刻苦攻读，很是喜

欢，尽心竭力地教他。一个爱学，一个爱教，把宁老先生乐的不得了。心想：此子可称神童，我教他上句，他就能答上来下句，聪明透顶，才智过人，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啊！到了十六岁，已是出口成诗，提笔成章，对答如流，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这年小考得中生员，乡试又中了乡魁，不久进京科考，要论包拯的才学足够状元。因为主考官是掌朝太师庞吉，上欺天子，下压群僚，非亲不取，非财不用，悬称卖官，包拯没有门路，又没打关节，没请客没送礼，凭自己的真才实学中第二十三名进士，翰林院无份，出任是个知县，到庐州府定远县当知县。包拯想：学会文武艺，报效于国家，管他官大官小，得中就好吧！包拯拜见老家和兄嫂，祭扫祖坟已毕，在家中等候上任。

这一天，门外人声鼎沸，鼓乐喧天，家人进来报：“三公子，门外来了差人，接您走马上任。”包三公子刚想出外迎接，从外边走进来两个当差的，这两当差的年纪全是三十二三岁，血气方刚，精明强悍。走到包拯跟前跪下磕头：“老爷，我二人乃庐州府定远县的差人，我叫张巧，他叫王能，带三班衙役前来接您到定远县上任。祝您步步高升！”包三公子满脸春风，忙说：“二位差人快快请起，待我禀明父母兄嫂，就登程上路。”“老爷您请便，我们在这等着。”

包拯到后堂拜见大嫂王氏，因为包拯是吃大嫂王氏的奶水长大的，所以他对大嫂特别尊敬，王氏对待三弟包拯也非常疼爱，老嫂比母嘛！王氏听说包拯要去定远县上任，跟泪下来了：“三弟呀，你到哪做官不好，为何单去定远县呢？”

“嫂嫂，定远县怎么了？”“三弟，当初我家在定远县住过，后来住不下去才搬走了。定远县是十年九涝、穷山恶水、盗贼四起的地方；当地的县官，七年之内死了四个，听说这四位县太爷全是睡觉时候把脑袋丢了。三弟呀，怕你到定远县有闪错，叫嫂嫂放心不下。”“这个嘛……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如果定远县真要像您说的那样，我更应该去治理一番，免得当地百姓受苦，却叫坏人任意胡行、逍遥法外。”

“我怕三弟到那有危险。千万可去不得呀！”“哎，嫂嫂，既吃奉禄，又为县官，就该为民办事，我之生死何足挂齿？请嫂嫂放心。”“既如此，嫂嫂不拦了，愿你一路平安，到了定远县一定爱民如子，两袖清风，不可贪赃卖法涂炭百姓，给包门留下骂名。”“请嫂嫂保重身体，再会！”说完，包公离后院奔前宅，一家人送出来，包拯带着书童包兴和李才上任。包兴是包拯一家当族个亲戚，他俩年龄一般大，论辈儿，包兴管包拯叫叔叔。包拯念书时候，包兴就是伴童，扶持包三公子，现在包拯出任县令，当然一块走了。那个李才，是包拯进京科考时，在隐逸庄收下李小姐时，老李家送的书童。两个书童收拾好行囊，挑好书籍，准备起程。庄里的街坊邻居父老乡亲都来送行。这个说：“三公子，到那可别忘了包家村呀！”那个说：“三公子，当官可要当个清官为民做主办事呀！”包拯连连点头，一一记下。上了大桥，人抬轿起直奔定远县。

临上轿，包拯告诉三班头目张巧、王能：“本县一路带理民间，有冤申冤有状告状。百姓围看不许用鞭子抽

打。”“是”。就这样包拯一路上断了不少奇巧的案子：什么审葫芦问黄瓜呀，断城隍问土地呀！包公洞察秋毫、断案如神，为民做主，得到了百姓的赞颂。路上非止一日，这天正往前走，突然，大轿忽闪忽闪，原地踏步，不动地方。包拯正想要问，就听有人连哭带喊：“冤枉啊……”包拯鞭子底一点轿底板，大轿落平，包兴把轿帘撩起，包拯问：“前边出了什么事啦，为何大轿不动？”包兴说：“前边有两个小孩打架，拦住了道路。”“把打架之人带到轿前。”时间不长，张巧带来两个小孩，小的有八九岁，大的也就十一二岁。那小的头上梳着抓髻，系着红绒绳，穿着红绸兜兜，青布短裤，小脸通红，脸上被打的青一块紫一块的，满脸是土，小嘴撅得挺高。那大的头上梳着个歪桃儿，光着膀子赤着脚，衣服上补丁落补丁，鼓着腮帮子，攥着拳头，嘴里嘟嘟囔囔骂骂咧咧地。包拯看完，开口问道：“娃娃，为何打架？”两个小孩噗登都跪下了：“大人，我给您磕头了。”

“你俩都叫什么名字？”“我叫抓不住。他叫捞不着。今天，我们俩在前边那个水塘里洗澡玩，别看我叫抓不住，还真抓住了。”“你抓住什么啦？”“抓住一个宝贝，是三条腿的螃蟹。”包拯听了把眼睛一瞪：“胡说，螃蟹都是八条腿两个夹儿，哪有三条腿的？”“大人，您别瞪眼睛，一瞪眼睛我全吓忘了。”“往下说。”“我抓住的是三条腿的螃蟹，捞不着说他要看看，我就给他看，他看完了哈哈一乐，把螃蟹放进了水塘，跑了！我冲他要螃蟹，他不给捞，还打我。正巧，大人您打这路过，我求您做主来了，我冤枉啊

……”包拯听完这话，心中暗想：纯粹是胡说八道，听人讲有三条腿的金蟾，还没见过；刘海戏金蟾，那是画上的。没听说有三条腿的螃蟹。一定是分螃蟹没分均匀打起来了，还跑到这告状来啦！又一看，这俩小孩怪招人喜欢的，怎么办呢？有了：“张巧，拿着我的钱到市上买二斤螃蟹，给他俩分了，也就是了。”张巧答应：“哎！”刚要走，抓不住说：“大人，你怎么就这么断啊？”“啊。”“我要的是三条腿的螃蟹，谁要你买的？别说你是买二斤，就是买一车不也是没有那三条腿的螃蟹吗？今天我非要我抓的那个三条腿的螃蟹不可，没有三条腿的螃蟹不能完。”包拯一听对呀！小孩说的有道理，人家要的是三条腿的螃蟹，我给买算怎么回事呢？忙问捞不着：“是你把他抓的那个三条腿的螃蟹给放了？”“啊，我正看，螃蟹一爬，我怕它夹我，一抖手，掉水里跑了。”包拯想了想，这里有事，忙叫：“张巧王能，你二人跟着两个娃娃到前边池塘把三条腿的螃蟹捞上来！”“啊”怎么着，叫我们俩去捞螃蟹？张巧王能心里这个气呀：“大人哪，我们当差，吃的是衙门奉禄，管的是抓差办案，没听说还管下水摸螃蟹的，这不是没事找事吗？”大人吩咐下来了，又不敢不去，冲小孩一摆手：“走，前头带路！”时间不大，前边闪出一片水塘，捞不着说：“那三条腿的螃蟹就掉进这个水塘里啦！”张巧问：“从哪地方掉下去的？”小孩一指塘边：“就从这。”张巧王能一看这个水塘，有十间房子那么大，水都绿了，发出一股臭味，就是真有那三条腿的螃蟹也摸不着啊！张巧一捅王能：“兄弟，

三人同行小弟受苦，谁让我比你大几岁了呢，你是小弟，你先下去看看怎么样？要是摸不着，哥哥我再下去。”王能心里核计，你小子够奸的，叫我下去，你在岸上看着，没那便宜事，我先下去，一会叫你也下来。王能从小在水边长大的，会两狗刨儿，他把衣服脱了：“哥哥，你替我看着，我下去。”说完还玩了个花活，大头冲下，噗通，一个猛子跳进水里。到水里憋住气，四下乱摸，这一来，把张巧吓一跳，王能一头扎进水里，工夫不小了，怎么还不出来呢？会不会是脑袋扎进泥里上不来了？正合计，水一翻花，王能从水里钻出来，脚下踩水，露出脑袋：“没摸着。”张巧在塘边蹲着问道：“水凉不？”本来水挺凉，王能故意忍着：“不凉，热乎乎的，大概通温泉。”张巧一看王能那个样，逍遥自在，满不在乎，可能是不凉，要不王能怎么那么乐呀？那哪是乐呀？是叫水冰的直咧嘴呢！“水深不深？”“不深，我都踩着底了，你也下来吧，咱俩摸的还快。”张巧一听水不凉又不深，放心了，把衣服脱了，让那两个小孩看着，拿个树枝来探探水的深浅，这个池塘锅底型，边上浅，当间深，张巧往里一走，用树枝一探，没够着底，脚下一滑：“哎呀，我的妈呀！”扑通，掉下去了，一连喝了好几口汤，王能这个乐呀！谁叫你使坏，出主意叫我先下来？一看他喝的差不多了，急忙过去，把他推到水浅的地方，张巧喘过气来：“兄弟呀，你胡弄我，你不说不深吗？”“废话，我要说深你能下来吗？包大人给咱俩的差事，什么话也别费，你从东头往西摸，我从南往北摸，没有就拉倒，你可别往当中

去，光在边上摸，你要掉下去我可不管了。”“好吧。”哥俩个摸一圈儿，什么也没摸着，两个人碰了头，“哎呀，我说兄弟，摸着螃蟹没有？”“连个螃蟹腿也没摸着，你呢？”

“我也什么没摸着。把我凉的够呛，这水又混又绿，能有螃蟹吗？”“叫咱俩一搅合，螃蟹早跑了，往泥里抠抠。”王能又往里边走了两步，脚底下有个东西撞腿，蹲下去用手一摸，溜滑棒硬：“张大哥，我摸着了！”“什么？”“大概是条鱼吧！”“叫你摸着的也是条死鱼。”“哎，这条鱼还不小呢！来，你来摸摸！”张巧过来一摸，也不知是什么东西，又滑又硬，用手拽拽不动，还看不见，这怎么办呢？张巧说：“来，咱俩一块拽，喊一二三，把他拉出来扔到岸上，不就看清楚了吗？”“对，使劲！”“来，一二三！”哗！扔到岸上，两人随后上来到近前一看，啊！原来是一具死尸。两个人当时吓的目瞪口呆，到近前仔细看看，穿着花衣裳，肯定是个女子，年纪在二十来岁，身上有无数的刀痕，腰上用绳子系着一大块石头。张巧看看王能，王能瞅瞅张巧。这倒好！三条随的螃蟹没捞着，捞着个两条腿的女人，真是按下葫芦起来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张巧说：“傻大弟，别愣着了，赶紧报告包大人吧！”两个人急忙穿上衣服，叫小孩看着死尸，跑步回到轿前，把摸着死尸的事情一说，包大人吓了一跳，又出一条人命案：“张巧，王能，快把告状的两个娃娃找来。”“哎。”两个人回到池塘边上，连个人影也没了，“这俩小娃什么时候走的？”“谁知道哇！”“这是冷锅贴饼子，溜啦！”又回来见包大人：“大人，我俩发现死尸，

着急报案，那俩小孩跑了！”包大人说：“我去看看尸首。”大轿又往前走，来到塘边。包大人下轿，围着死尸转了两圈，这女子是被害死的，时间不过半个月，因为天寒水凉，尸体没坏。有点浮囊了，面目还能辨认清楚。包拯想：两个小孩告状，要三条腿的螃蟹，一捞，捞出个女尸，这是怎么回事呢？噢，明白了。“张巧，到附近村庄，把地保找来。”

“是！”时光不大，找来三个地保。两个矮个，一个高个，张巧用手一指引：“这是新上任的包大人。”“参见大人。”“免礼，你们是哪个村庄的？”两个矮个的说：“我是王庄。”“我是李庄。”那大个子说：“我是庞庄的。”

“哪个庄子离水塘最近？”“顶数我们庞家庄最近。”“王庄李庄的地保，没你们的事，回去吧！”“谢大人。”两个矮个地保心里说，叫我们来就这么点事呀？临来时候吓坏了，这阵高兴地走了。庞庄的地保一看，人家俩人都走了，忙说：“大人，我也没事了吧？”“你留下有事。”得，来了三个走了俩，到我这就麻烦了！“大人有话要问吗？”

“你是庞庄的地保？”“是。”“当了多少年啦？”“不多，十来年。”“你叫什么名字？”“李二。”“庄子里各家各户的事你都知道？”“知道。谁家几口人，几男几女，大人小孩，有没有箱子柜，孩生日，娘满月，连灶坑门冲哪边开我都知道。”“我来问你，你庄子里可有叫螃蟹三的？”李二一听吓坏了，噗通跪下了：“大人，你小点声，我们庄主叫庞贵。”“我问你螃蟹三？”“大人，这不是要命吗？小点声。”“为何这么害怕？”“大人，你等等，我

看看四下有人没有？”李二来到高坡之处，手打凉棚往四下看看，一看附近没有走道的，周围没有干活的，只有远处站着几个看热闹的，指手划脚不敢靠前，说话听不清，李二放心了，二次回到包大人跟前：“大人，请把手下人退下，我有话说。”包拯一摆手，三班衙役，抬轿的全往后站，只留下包兴、李才，包大人才问：“李二，我问你，一提螃蟹三的名字，你为何惊慌失措？”“大人，提起他，不但我害怕，我还替您害怕呢！”“此话怎讲？”“我们庄主名叫庞贵，排行是老三，又因他在本地横行霸道，百姓给他起个外号叫螃蟹三。不过谁也不敢叫，我们得管他叫庞三爷，庞庄主。谁要叫他外号，叫他手下的把兄弟听见，那谁的脑袋就别想要啦！”“庞贵为人如何？”“别提了，他是人屎不拉，是人事不干，谁还不敢说。包大人，听说您到这定远县做父母官，我才敢说两句，还是在这说，要是把我带到大堂上，我可不敢做证。”“怕什么？”“怕庞贵要我脑袋。”“他凭着什么这样厉害？”“他的一个亲戚在朝中做官。谁敢惹他？”包大人想：原来是这样，他在此地，民恨极大，做恶多端，塘边女尸也一定跟他有关，我今天要去老虎嘴上拔毛，太岁头上动土，看他把我包拯怎样？不知包大人做何打算？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升堂问案

包拯包大人把庞庄地保李二叫来，当时问道：“你庄庄主庞贵为人如何？”“别提啦，他是人屎不拉，是人事不

做，他都坏透啦，谁还不敢说呢！包老爷，听说您到定远县做父母官，我才敢说两句、还得在这说，要把我带到大堂上，我可不敢作证。”“怕什么？”“怕庞贵要我的脑袋和小人全家的命。”“他仗着什么这么厉害？”“嘻！人家有钱有势有房有地有靠山。”“地保李二，不必胆惊，不要害怕，本官给你做主，你要着实说来。”“好，既有老大人做主，小人实说就是。东京城他有义父叫庞吉，是当今皇上的老丈人！在朝中官拜太师，一呼百诺，执掌大权，身旁两个儿子都是国舅。长子庞昱，镇守陈州；次子庞昆在宁夏为官。还有三个女儿，大女儿的丈夫是工部侍郎李天祥，二姑爷身为吏部天官，三女儿长的容颜出色，是西宫娘娘，当今天子得宠的爱妃，在万岁面前说一不二。庞太师儿子高官、女儿荣贵，他们又在朝纲专权，谁不恭敬谁不捧呢！我们庞庄主又会溜须拍马，又姓庞，庞太师是他叔叔辈，他就拜老庞吉为义父。在东京朝里有这么一个老乾爹，庞贵别提有多美啦，高兴极啦！有了这个靠山，他就无恶不做，强买土地霸占房产，地到千顷、房屋一百多间。庞家庄不许外姓居住，全给撵了，要不搬家就得改姓姓庞，不姓庞别想在庄里住。”包公说：“我来问你，是外姓就得搬家，你姓李怎么没搬家呢？”“当时因我的老母身得重病，卧床不起，逼我搬又搬不了，一赌气改姓庞，叫庞李二，庞庄主才没撵我搬。有一天螃蟹三派他家奴把我找到他府，叫我当庞家庄地方官，我不干，他说我不识抬举。你干也得干，不干不行，还约法三章。简直是给他卖命，既在高檐下怎敢不低头，何况全家老

小在他手心里呢？死逼无奈给他效力，他手下有很多打手，都是些江洋大盗亡命徒，做了案都来投靠螃蟹三，只要到了他家，官司就算没事。不单收留做案强盗，他本人还欺男霸女，无恶不作。他花招可多了，把庄子周围十三口井都用土填死了。”“把井填死，百姓吃水怎么办？”“怎么办？叫吃他家后花园的井水。本村住户只好上他家花园挑水，原来后花园早打好两眼井，派恶家奴看守。男的去挑水，恶奴不让，只让女子打水，姑娘媳妇挑水人多，站成两大排。庞贵此时搬把椅子当中一坐，他看女子堆里谁长得好，拉过来当面提亲，人家说声不愿意，吩咐家奴把人绑上，用鞭子连抽带打，啥时答应啥时松绑。就这样，良家儿女被他遭踏多少！有人到衙门喊冤告状，架不住他结交官府，进衙门象走平道，告状的死输没赢，白告！他要送二指宽的纸条，就要了你的命。不然，也得蹲监坐牢。他给官府送礼，官若不要，保管脑袋当晚就搬家，凡是当县官的都是睁一眼闭一眼，论势力谁也斗不过庞贵螃蟹三。”

包拯听完了李二的话，气坏了：“庞贵呀！庞贵。你狗胆包天，目无王法，欺男霸女，草菅人命这还了得！我不知则罢，既知道焉能不管？又一想不好，我这次进京科考，主考官是庞吉，论说是我的主考老师。你的义子竟如此胡作非为，你半点不知。要管此案，庞太师一定不悦，况又有耳闻，庞太师在朝，闭塞贤路，悬秤卖官。对！我不管你多大官职，什么样的显位，也要为民除害。包拯打定主意，又想

到女尸身上，叫李二前去认尸，过一会李二回来摇摇头说：

“不认得这个女人是谁？”包拯想：“两个小孩告状，以捞三条腿螃蟹为名，捞出女尸，可见死者与螃蟹三有关。但是找不着哭主不好办，没有赃证，还不能抓庞贵。还是先到衙门，然后再慢慢查访。”

那位说了，包拯怎么知道做案的是螃蟹三呢？能掐会算吗？不是。是推测的。从小孩抓三条腿的螃蟹，联系到捞出的女尸，小孩又跑了，就明白了。这两个小孩是想替死者喊冤又不敢，假说捞三条腿的螃蟹，也是有的。所以想到是螃蟹三。书中暗表：捞不住，抓不着，这两个小孩正是李二的好朋友郑发使出来的。郑发住在水塘附近，郑发会三招两式庄稼把式，为人正直，螃蟹三非叫人家改姓不可，郑发忍气吞声改为庞政发，实际舍不得自己家五亩薄地，不然早搬走了。一天半夜，看见两个人往水里扔死人，知道螃蟹三又害人，又不敢告，才使出自己家的孩子叫留柱，以抓三条螃蟹为名，来举发这案子。那个抓不着是他哥哥家的孩子叫狗剩子。打多少日子开始训练，怎么喊冤，见着县太爷怎么怎么说……别报真名，喊完冤约摸不好快跑。小留柱特别灵，一教就会。所以今天等张巧王能都下水，两人一挤占眼睛全跑了。这个状真就告正道了，因为包拯铁面无私，不管谁都敢碰，所以准下这个案子。告诉李二：“在村子里找两个人，弄席子把死尸盖上，派人看着，别让狗扯走了，等本县派人收尸。”“哎！这事可险呀！我们看死尸，庞庄主要怪下来怎么办？”“你可假作不知，问庞贵怎么办？叫他派人看守”。“哎！”李二走了。包拯告诉衙役奔定远县。有话则长，无

话则短，几十里地，过晌午就到了。一看定远县城内，大买卖关门，小买卖上板，黄沙土垫道，静水泼街，收拾得草刺皆无，迎接县老爷上任。大街上看热闹的老百姓都挤满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穿红挂绿的、穿青挂皂的，这些百姓都看包拯是什么样的官。定远县又二年没有知县了，可算来了父母官，有说理地方了，可不知能不能给老百姓做主。大轿过不去了，王能头前开道：

“父老乡亲们，快闪条道路，让包大人轿过去。有喊冤告状的，可到衙门递状纸。”王能这么一说，乡亲们自动闪条道路，过去大轿，来到县衙门前。轿落平，打轿帘，撤扶手，偏轿杆，下了大轿。张巧王能把包拯引到后宅，换上便衣休息休息吃了饭，便告诉包兴升堂。然后换上官服，包拯从屏风后边转过来，撩袍端带到了大堂，在公案后边坐下。公案桌上，放着文房四宝，签筒里边放着飞笺。包拯手拍惊堂木说声：“三班衙役，本县初到此地上任，有想不周道之处只管告知。望大家执法如山，不许贪赃卖法，要为百姓办事。”“是。”“把放告牌挂出去，告诉大家有冤申冤，有苦诉苦。”

张巧王能将法牌挂在正堂以外，衙门外边人声鼎沸，看热闹的百姓围在衙门前里三层外八层，三八二十四层，围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有人说：“每回新官上任三天后才挂法牌。这位包老爷当天就办案，真是为咱百姓分忧解愁呀！”那个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老刘你房子不是叫人家霸占了么？你怎不上告呢？”“哎！我等等吧！”“老尤你侄媳妇

可冤呀！状纸都挤碎了，怎么不往上递呢？”“谁知道有用没用？上次递上一回，不但没人管，还挨了二十板，别看伤好了，遭那个罪还没忘呢？”“这位老爷是清官，路上还断了不少案子呢！”“眼见为实，耳听是虚，都说庙里神仙灵验，得神仙在我眼前说话才算呢！说井里有甘露，我得喝着才行哪！叫我告，你怎不去呢？我没钱递门包！常言说得好，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别进来。我得看看是清官是赃官？”人们围着看热闹，这可倒好，定远县没县官，县官来了，县官倒怕官。大家你瞧我，我看你，张飞抓耗子——大眼瞪小眼，都相住了。包拯在堂上一坐，等告状的。一个也没有，也有点着急：“哎呀！怎么都没事吗？”

就这阵，西南方向来了两位老者，六十来岁，一个穿黄土黄布裤褂，足蹬酒鞋，另一个穿家织布蓝衫，家做的青鞋，这个拉那个衣领子，那个扯这个腰带子，头上帽子也掉了，满脸汗水和血道子，你拉我扯，离拉歪斜奔县衙：“各位给我们让开一条道路，我们到县老爷台前告状去。”大家一看有告状的，赶紧闪开，俩老头拉拉扯扯到里边。正好，张巧从里边出来。“差官大老爷我冤呀！”“我冤枉。”张巧一听，说：“撒开，这么大岁数，抓到一块儿，不怕人家笑话，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官府衙门！有话说话。”两老头才把手松开。张巧说：“谁是原告？”穿土黄衣服的老头说：“我是原告。”穿蓝衣裳老头也说：“我是原告，叫我上堂吧！”张巧乐啦，“你俩都是原告，我是被告哇？别忙，我先给你们回一声，等着。”“哎”。